

回忆椰城振强学校校长、侨总工委廖建先生

——张茂荣

下

一起和学生搞各种课外活动。校内有一间供单身教师住宿的房间，廖校长未婚时就住宿在这房间里，我上夜校的课上晚了也会在那里住宿，以便赶上次日上午班的第一节课。因此，常常有机会和他作长夜谈，听他讲为人处世之道，和他讨论振强的发展。我兼任中学部的训导主任后，还共同讨论教师队伍的发展和各人的特长，学生成绩和品行行的优劣，以及评价教学效果等，每每受到他的启发和指点，获益良多！

后来振强夜校开办摄影班，请“华中”教师温昌良先生授课，课程包括摄影的化学原理、相机光圈和速度的选择、构图原理，以及冲印、放大等原理和技术，还介绍各种照相机的性能和应用，各种感光胶卷和感光纸的选用等等，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知识。廖校长带头和鼓动我们几位年轻的教师报名参加摄影班，



为此我们每人都先后买了架德国照相机，并陆续添置了闪光灯、测光表、三脚架等。廖校长在学校附近自己租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把其中一室改造成关上门后不透光的暗房，购置一台放大机和各种冲洗放大工具，供大家随时使用。我有时利用星期六晚上用他的暗房和设备放大照片时，他会带进他拍的胶卷和我一起暗房里一面工作、一面探讨冲洗和放大技术，或聊家常直至天亮，他曾小小声告我，来印尼前他曾香港待了一段时

间，在香港达德学院学习。当时我不知道“达德”是一间什么样的学院。

廖校长积极参与椰城中华侨团总会的工作，并被选为侨总负责文教部的工委，常常看到他到侨总开会和穿戴着西装领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主办侨总文教部出版的期刊《印华教育》，鼓励我写些教学方面的文章投稿。我投的文章发表后，廖校长会高兴地带本刚出版的给我，并鼓励我再接再厉。

转眼在振强教了五年书，我于1957年以回中国升学的理由向廖建校长请辞，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读好书，将来为国家服务，他还一再感谢我五年来几次敢于临危受命，帮助振强解燃眉之急，以及五年来对振强的奉献。并在学校礼堂为我举行有日夜校师生出席的欢送会。

随后我考进上海的大学。大概1959年，他和他的新婚夫人到上海，我们在上海华侨饭店又作了一次长谈：我向他汇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告诉我我离开后振强的情况和发展，他说振强正在计划在Tangki建振强第二校。我说Tangki是我的“老根据地”，是我住了十多年的地方。他还说将来还要建专为开办高中部的振强第三校。

时间很快到了1989年，我和妻彩英于回国30多年后从香港重返印尼，惊见印尼华社的巨大变化，侨团、华文报和华文学校已全部被迫关张，年轻的华人已不懂中文、不会讲汉语。我们到Taman Sari远远地观望和默默地凭吊已被印尼政府没收的振强校舍。当时，骇人听闻烧、抢华人住宅、商店和奸杀华人的严重排华事件刚发生不久，但振强师生仍然以各种“合法”的聚会形式欢迎我们。我们特地去拜访廖建校长，促膝倾谈多时，说不尽30多年来对

故土、故人的思念。可惜的是他的夫人已离开他跟了别人，他和大儿子一起住在椰城的郊区。

后来听说他年老多病，苏哈托政权倒台后，我们每次去印尼都一定专程访他，每次相见都觉得他比上一次见到时衰老。

大概是2013年，当我们在新加坡探亲时，看到印尼出版的华文报上一则椰城振强校友会刊载关于廖建校长逝世的讣告，不胜惊愕。急忙连夜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发到印尼《印华日报》，该报于次日刊出，正赶上当天举行的廖建校长追悼会和出殡日。振强校友会把该日报分发给出席的亲朋好友。

斯人已逝。廖建先生平易近人和诚恳待人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存心中。他是印尼于1965年发生930事件后坚持留在椰城和广大华人共渡时艰的侨领，当时他本可以出走回到中国，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处变不惊不顾个人安危敢以直面危机的精神境界，以及多年来竭尽全力为华校作出的贡献，堪称高山仰止，太值得侨界人士敬重和怀念！

注：当年数码相机远未出现，摄影是应用还原银盐原理的黑白

感光胶卷。二战结束初期多由美国柯达公司(Kodak)生产。

2020年8月21日一稿

26日二稿于香港蜗居

